

cmchao / June 06, 2017 10:23AM

[找一條回家的路：《復返—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文 / Pisuy Silan](#)

找一條回家的路：《復返—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文 / Pisuy Silan

【作者介紹】

Pisuy Silan

泰雅族 / 現就讀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系博士班

找一條回家的路：《復返—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（註1）

描述: ../unnamed-600x392.png

復返：21世紀成為原住民

Returns: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

「原住民社會與傳統部落文化是否將如同悲觀的預測，在全球化及經濟發展的傾軋裡逐漸銷聲匿跡？克里弗德透過《復返》宣示，這絕對不是當代原住民唯一可行的路徑。很多族群的語言確實不斷消失；很多部落社會及文化漸漸瓦解，然而在種種危機的進逼之中，仍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族群挺住壓力，把遭受破壞的生活方式，從殘存的文化與傳統中重新編織，從底蘊中挑選具有適應力的傳統材料，在錯綜複雜的後現代性中新闢出不同的途徑。」

作者簡介

詹姆斯·克里弗德 (James Clifford)

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，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 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ta

Cruz) 意識歷史學系榮譽教授，並於2011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(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)，為當代文化反思論述之最重要學者，其跨學科觀點與批判包含人類學與民族誌、田野調查工作、原住民研究、藝術、歷史、博物館學，與文學分析。著有《個人與神話》、《文化的困境》、《路徑》、《人類學邊緣》、《復返》等書，同時與喬治·馬庫斯 (George Marcus) 編輯有《書寫文化》。

譯者簡介

林徐達

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，目前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。著有《詮釋人類學：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》(2015)。

梁永安

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，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。譯有《李維史陀：實驗室裡的詩人》、《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》、《聖保羅：基督教史上極具爭議的革命者》等。

出版社：桂冠

出版日期：2017.04.12

離散：崎嶇尋根路

大約半年前，我工作的地方來了一個皮膚黝黑的替代役Futing。他說他是阿美族人，選擇東海岸服役的原因，是想要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個部落。我和同事都相當驚訝：「怎麼會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？」「因為父親很小的時候隨著祖父離開部落，而且老人家都走了。」透過他積極走訪戶政事務所，取得大約五零年代的戶籍資料，透露他祖父來自於花蓮縣吉安鄉，至於是吉安哪個部落，就無從得知。於是我透過就讀學校博班臉書群組的協助，大約一個星期後傳來消息。他祖父（姓林）應該就是吉安Natolan（娜荳蘭）部落一位江姓耆老的親弟弟。臉書群組一直跳出比對身份的資訊，諸如他祖父在國民政府來台初期在台電公司擔任技工，而且大約在25年前逝世等等，我趕緊請Futing和我一起觀看臉書傳來的訊息，於是我看見一個情緒激動、強忍淚水的青年，口中重複著「我找到了！我真的找到了！」。電腦前的苦苦追尋所屬部落的阿美族青年，透過臉書將自己銜接到祖父母及父親的部落，那個部落也將成為他的情感依歸。

尋根的故事至少透露出幾個訊息：即便是親兄弟，可能因為國民政府初期戶政人員隨意「賜姓」等原因而出現相異的姓氏；除了因為工作拉開了原住民與部落的距離之外，可能還有其他隱而未現或難以言說的理由構成了離散現狀；臉書已成為部落動員及串連的場域，並成為返回部落的路徑之一。這一段尋根歷程，也隱約映照出用克里弗德 (James Clifford) 的話來說是「成為原住民」(becoming indigenous) 的崎嶇路程：現今原住民突破後殖民斑駁及矛盾交錯的歷史，藉由本身的不懈的行動、以及些許歷史的偶然性創造出各種可能。

銜接：從獨白轉進

如同克里弗德在《復返》提及的，二千年之後比起後六零年代那幾十年，是個難以歸類的年代——的那種感覺一樣，透過臉書尋根所帶出的紛雜感，同樣也出現在當前原住民土地、傳統領域、自治、文化保存及存續等等的議題中。許多不同的聲音、對峙、結盟與連結出現，讓人很難短時間在各執一詞的情緒中理出頭緒。有些人習慣很快地選擇結盟或者選擇對峙，但克里弗德反覆強調的「民族誌—歷史學現實主義」的切入角度，或許可以作為我們在多重複雜的原住民議題中一種應對與參考。他強調，過往單一獨白式的民族誌書寫已經無法見容於當代「大於地方」屬性（more-than-local，見該書頁51-55）的研究，提醒了我們要以一種具有耐心、自省的、警覺性、不遽下結論的開放性面對當代眾聲喧嘩的原住民議題，更以從容卻仔細的態度去理解不同群體所抱持的立場。

特別在原住民經歷了殖民強權的戕害、文化傳統的流失，處在資本主義及全球化席捲的歷史交接口的當下，克里弗德強調「銜接」（articulation）提供了思考文化轉化和「傳統」形式的非簡化方式（該書頁76）。原住民的現狀與未來不再只是傳統與否（而且什麼是傳統呢）、存亡與否這種非黑即白的獨白式論述，而是以更靈活、更具空間的轉進面貌出現。21世紀的原住民，展現的更多是用葛蘭西（Antonio Gramsci）所說的「陣地戰」這種小型的抵抗與顛覆或協商策略，以挑戰各式支配性權威（該書頁6）。

復返：現在進行式

《復返》包含三個單元：第一個單元介紹並分析歷史的轉化、和政治能動性的理論：銜接（articulation）、表演和翻譯。第二個單元則以「突然現身」於現代世界的伊許為案例，被視為「美國最後一位野生的印地安人」（the last wild Indian in America）的伊許，他的出現與死亡標記著原住民的消失和覺醒。第三個單元則聚焦於阿拉斯加的科迪亞克島，透過博物館與原住民合作的「協作式展覽」以及當地博物館向法國借回自己族群面具的過程及展覽，討論原住民文化資產如何作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一環。有別以往大部分的原住民研究，本書不只關注原住民被動現身的故事，而是更多原住民銜接歷史與現實、過往與未來的案例。本書帶給我們許多希望，讓我們不再只是駐足悲嘆傳統文化如黃昏般消逝，而是引領我們看見與理解原住民的回歸與轉向，以及如何在當代世界創造出各種容身調適的姿態。

一如在茫茫人海中成功找到自己所屬部落的Futing，他說終於可以跟在天上的祖父母說「原來我們來自那裡！」我問他「對你來說，尋根有什麼意義？」他說「從尋根的過程中找到真正的文化價值，然後盡一份心力守護跟傳承」、「我願意去關注、瞭解並且找尋其他方式發聲，這就會是一個小小的力量」。正如他設法將自己與部落銜接，成為真正的阿美族人，為部落盡一份心力那樣，原住民正以現在進行式的復返行動，往返於傳統與現代之間，破除過往主流社會認為原住民注定要被同化、滅亡的假想，持續向內汲取並繼續往前，「Futing成為阿美族Natolan部落族人」，「我們成為原住民」。

（註1）本文除了導讀克里弗德《復返—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之外，也紀念從大學開始苦苦追尋所屬部落的阿美族Natolan部落青年Futing Asang。
